

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卓新平 杨富学◎主编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伊斯兰教青海卷●●●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是甘肃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丛书涵盖了中国西北地区各类宗教的起源、发展、变迁、衰亡和现状，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是为宗教学、民族学、敦煌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医药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甘肃民族出版社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学文獻

伊斯兰教青海卷

试谈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及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平(15)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修葺	王宗平(18)
伊斯兰教在卡力冈	王宗平(28)
青海伊斯兰教概况	王宗平(38)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寺音	王宗平(48)
青海地区的犹太教徒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平(58)
伊斯兰教与撒拉族	王宗平(68)
撒拉族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教	王宗平(78)
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说是回民吗	王宗平(85)
撒拉族的伊斯兰教派斗争	王宗平(95)
试谈撒拉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平(105)
试谈青海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115)
化隆回族自治州撒拉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王宗平(125)
卷之六 卡力冈地区部分群众信教情况的调查——王宗平	王宗平(135)
试论伊斯兰教对撒拉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	王宗平(145)
循化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	王宗平(155)
循化撒拉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王宗平(1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1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1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1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2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3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4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5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6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7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8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0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1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2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3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4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5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6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7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8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995)
循化撒拉族的伊斯兰教	王宗平(1005)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试谈撒拉族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半一之(1)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修建	汪溶(15)
伊斯兰教在卡力岗	李耕砚 徐立奎(18)
青海伊斯兰教概况	马毓(28)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今昔	绽福寿(53)
青海地区的托茂人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李耕砚 徐立奎(69)
伊斯兰教与撒拉族风俗习惯	冶青卫(76)
撒拉族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教	马明良(81)
只要信奉伊斯兰教就可以说是回族吗	才旦(85)
撒拉族的伊斯兰教派斗争	扬淙(90)
谈谈撒拉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马明良(99)
谈谈青海穆斯林	韩福才(103)
化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民族斗争	汪受宽(108)
答《〈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	李耕砚 徐立奎(116)
简论伊斯兰教对撒拉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	马明良(121)
循化地区伊斯兰教教派简况	马明良(126)
循化街子清真大寺今昔	马明良(129)
色兰费耶的主张及在青海的传播	冶青卫(132)
青海湟中县洪水泉清真寺	刘致平(136)
青海大通县猴子河杨氏拱北	刘致平(141)
青海化隆卡力岗地区藏回渊源考	冶清芳(145)
“托茂”考	秦惠彬(151)
贵德县回族的变迁与河阴清真大寺今昔	马占林(155)
试谈伊斯兰法中的婚姻规范及其在青海穆斯林中的影响	韦齐 吴海燕(158)
湟中邦巴大寺	马明良(164)
青海东部穆斯林聚居区形成的历史原因	喇海青(167)
青海回族教育述略	刘景华(176)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王占良(182)
天方先哲留迹南山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	马燕(185)
青海省回教促进会评述	喇海青(190)
对西宁市伊斯兰教基本情况的调查和认识	韩德明(194)

试谈撒拉族的孕最制度	韩得彦(197)
马归源历史考辨八题	汪受宽(201)
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南文渊(210)
青海伊斯兰教教派纠纷缘起及解决途径浅说	马文彪(215)
试论青海伊斯兰教文化圈	马成俊(221)
关于托茂人	冯锡时 M·乌兰(228)
青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汪受宽(234)
撒拉族生产观念与生产实践	马明良(245)
伊斯兰教传入青海	瞻甫(255)
青海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文才(258)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孔祥录 喇秉德(262)
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孔祥录 喇秉德(271)
青海伊斯兰教派门宦(一)	瞻甫(281)
伊斯兰教与撒拉族教育	马明良(283)
青海巴藏沟鲜门门宦的形成与演变	费雅君(290)
青海伊斯兰教派门宦(二)——四大门宦	瞻甫(292)
后子河拱北	费雅君(295)
青海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现状	马翰龚(296)
青海伊斯兰教拱北述略	马翰龚(303)
伊斯兰法对青海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华热·多杰(314)
青海地区伊斯兰教与社会稳定的历史考察	陈元福(323)
清代青海伊斯兰教产生教派的原因探析	孔祥录(328)
街子清真大寺	卢明道(335)
试论伊斯兰教对回族商业经济的促进作用	南文渊(336)

(121) 甘肃	李朝晖(121)
(122) 青海	李朝晖(122)
(123) 宁夏	李朝晖(123)
(124) 新疆	李朝晖(124)
(125) 西藏	李朝晖(125)
(126) 云南	李朝晖(126)
(127) 贵州	李朝晖(127)
(128) 四川	李朝晖(128)
(129) 重庆	李朝晖(129)
(130) 陕西	李朝晖(130)
(131) 山西	李朝晖(131)
(132) 河北	李朝晖(132)
(133) 河南	李朝晖(133)
(134) 湖北	李朝晖(134)
(135) 湖南	李朝晖(135)
(136) 广东	李朝晖(136)
(137) 广西	李朝晖(137)
(138) 海南	李朝晖(138)
(139) 台湾	李朝晖(139)
(140) 香港	李朝晖(140)
(141) 澳门	李朝晖(141)

试谈撒拉族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李一之

长期以来，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进行，稍许出格，即遭棍棒。尤其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更成为禁区，从而禁锢了前进的脚步和对真理的探究。本文拟探讨伊斯兰教在撒拉族的发展史中所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等问题，以求教于识者，并借以引起对这类课题的共同兴趣。

× × × ×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经过识别已被确认的兄弟民族共有五十五个。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对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她们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在有许多共性之外，也各有其特性。合而言之，是统一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细而分之，五彩缤纷各放异彩，撒拉族即具有这样的异彩。

撒拉族从十三世纪定居到今青海省循化县以后，在六、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几个时期：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由土司统治到封建王朝驻兵设官而改土归流，由封建社会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伊斯兰教一直萦绕在历史上而有较深的影响。自十八世纪以后，发生过三次教派斗争，其中有一次采取和平方法，有两次导致了流血斗争，这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中具有较大特殊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作为他们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被压迫的人民，有时也把宗教当作团结自己反对敌人的旗帜。

宗教的传播，总是使人民群众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但它有时也成为民族团结、自求生存的护符。……宗教在撒拉族历史上到底起过什么作用，采用简单的否定和肯定的办法是不行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也无济于事。对于研究这个在历史上产生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同上第857页）。据此，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一）撒拉人迁徙和发展过程与伊斯兰教

宗教是阶级社会中常见的怪物，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撒拉族的先民是西突厥乌古斯部的撒鲁尔人^①，他们原先并不信仰伊斯兰教。公元八世纪后，哈里发帝国的势力伸入中亚各地以后，这支游牧于河中、呼罗珊等地的部落，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自此以后，一直是集体的虔诚信徒。为什么会是这样？一般说来，“宗教偏见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 11. 19. ），同时，“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的，特别是适合于东方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印游牧民族”。（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撒鲁尔人的生活条件与此相似，适合于伊斯兰教的传播。

撒鲁尔人曾被称作撒尔特。苏联出版的《小百科全书》（俄文）说：“撒尔特为中亚游牧民族以及俄罗斯人对土耳其斯坦东部定居土著所加的名称”。《元史译文证补》说：“考得撒儿特为土著不逐水草转移之谓”。对撒尔特之始祖是乌古斯汗及其人种特征，该书记载颇

语。撒鲁尔人于十三世纪前即定居到撒马尔罕一带了，他们自称撒鲁尔，别族称之撒尔特。恩格斯说过：“部落的名称，在大多数场合下，似乎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自觉地选择的。随着时代的进展，往往有这种情形发生，即邻近部落给一个部落取的名字，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字不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十三世纪时蒙古贵族的骑兵征服了中亚各地后，在这样剧变和痛苦的动荡降落到头上时，撒鲁尔部的阿干汗一支全族一百七十户^②，在阿干汗的儿子朮勒莽率领下，被集体签发东来了。这支东来的队伍，在《元史译文证补》和陶宗仪《辍耕录》中曾被称作“撒尔特”或“撒儿特兀勒”。

据撒拉族民间传说^③，其先人朮勒莽本是撒马尔罕一带的著名阿訇，因受国王的政治迫害，为谋求新的乐园，率领部分族人，牵着骆驼，朝东方来了。当然对于该祖先的故事，难免充满神秘的敬意和神话般的优美传说。对于往古史实敷上一层迷信色彩，在各民族中都不乏其例。不过这里需要指明的一点是，朮勒莽率领族人自中亚东迁，迢迢万里、间关犯难、含辛茹苦，历尽险阻，是一支在氏族长率领下被签发的队伍，同时也是一支在阿訇率领下的宗教徒队伍，是那个时代浩浩荡荡地数以百万计的伊斯兰教队伍被迫东进的一个支队。当人们处于千辛万苦的时候，有所信仰甘愿为一个信奉对象作出牺牲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大相同的。撒拉族的先人能离乡背井到新的乐园（由撒马尔罕迁到青海省循化县）安定下来，只闻有优美的叙事诗般“对外委纳”^④，而未闻有悲愁叹息的传说，于此也可看出其强悍坚忍的民族性格了。

依据史料记载，朮勒莽等定居（或被安置在）今循化县以后，被元朝任命为积石州世袭达鲁花赤（见《循化志》卷五），并在元

朝至少传了三世（见土耳其文《杂学本本》）^⑤。这一百七十户人家如何在这里披荆斩棘开辟新乐园呢？在该民族传说中有宗教的影子。试举几例。

甲、初到循化时，和当地藏民拉亲家通婚。尕勒莽为其儿子向文都（循化县内）的头人囊木洒去求婚，该头人提出条件，要求按喇嘛教规定在墙上塑泥象，每天叩头。这与伊斯兰教规不合，碍难答允。头人又提出在房簷上放置麻尼筒（麻片达曲经轮），也与伊斯兰教规不合，仍没答应。头人再提出在院中立“经幡”，仍与教规不合，还是没有答应。最后头人提出在庄廓四角放上白石头，尕勒莽答应了。所以至今撒拉人的庄廓四角都放有白石头。

在习俗上，撒拉族和藏族有不少互相影响之处。结婚时做一盞“油搅团”送给送新娘的人们分吃；用牛奶三碗，一碗泼在新娘骑的马蹄上，两碗仍拿进来（藏族习俗用三碗青稞酒，因伊斯兰教禁酒，故改用牛奶）；还给送新娘的人们打“肉份子”……。

上述事实除说明撒拉族和藏族友好情谊和风俗习惯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充满着民族间互相同化等因素外，也说明伊斯兰教对保持撒拉族的特性曾起到的“保护”作用。当我们望见庄廓四角的白石头时，谁能不说它是民族特点之一呢？可是它的起因却与伊斯兰教有一段牵连。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在其教义、教规、教仪等方面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这种独立性和排他性既是它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标志，也是它与一个信奉它的群体（如民族）结合起来后影响到民族习俗特性的标志。

乙、很快地建立了宗教“尕最”制度

依据民间传说，撒拉人定居到新地方后，怕失掉教门，从中亚来了四十位“赛依赫”（宗教学者），由苏来曼率领到了循化街

并在这四十位学者中产生出一位“朮最”（总掌教），执掌教法教规和管理宗教事务。

元朝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释老志》）的策略，除推崇喇嘛教外，对于色目人和伊斯兰教也给予优遇，在中央设有“回回掌教哈的斯”，各地建筑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活动也受到保护。在这种政治背景和撒拉族的宗教信仰渊源下，从元朝即产生“朮最”，是完全可能的。同时，这一部分本来就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群体，到了新的地方，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有必要运用宗教的权威把某种新的需要加以固定化，使之有利于部落首长的统治。于是，请来四十位“赛依赫”并产生出朮最，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当时朮最还不是世袭的而是推选的，朮最之成为世袭总掌教，约略与明初撒拉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同时产生。对于这个问题，缺乏明文记载，姑作一些分析。

从传世时间上说。朮勒莽的嫡系子孙韩宝系元末世袭达鲁花赤，明洪武三年（1370）五月降附明军，洪武六年（1373）封世袭百户，正式确立土司制度。（见《循化志》卷五，《明洪武实条》卷116）以后子孙相传，升付千户。清雍正七年（1729）封土千户，（见《循化志》卷五）光绪二十二年（1896）终止。相传二十世，历时六百二十余年。朮最制于光绪二十二年与土司制同时归于终止，据街子朮最墓共埋十七人，可见至少相传十七人。各人寿命不等，土司中有带兵打仗“病歿行间”者^⑥，非寿终正寝，而朮最则无此情况。故可推知，世袭朮最的起始时间约略也在明初。

从土司制与朮最制之互相配合看。土司从政治上进行统治，朮最从宗教上进行统治，两者互为表里，分别起着列宁所指明过的刽子手的作用和牧师的作用。（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土司统

治的支柱是“孔木散”（地缘组织，由数个阿格尼组成。阿格尼由血缘相近的两三户或七八户组成）的世袭哈尔（户长）；朶最统治的基层清真寺的学董，也由哈尔担任。如示意表：

土司——工——村， 孔木散（哈尔）

朶最——工，宗寺——村，支寺（学董——哈尔）

这种世俗的和宗教的互相紧密相连的两套系统，除说明两者之表里关系外，也说明两者的孪生性。土司驻街子，朶最也驻街子，同时兴，同时废，构成撒拉族历史上一个显著特点。

丙、人口发展和宗教

撒拉族初来时人口是不多的，一百七十户，近千人。到了明代嘉靖时张雨编写的《边政考》说，已达到“一万名口”，在三百年中增长约十倍，除了融进许多新的民族成分如“外姓五族”（见《循化志》卷五）外，单靠自身的自然增殖是不行的。其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民族主体，反映了对民族血统关系有一种比较坚固的自豪感和民族团聚力，而宗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何况撒拉族中尚有朶最制度，与当时一般所信奉的“阁的木”来比，更具有向心力和排他性。众所周知，凡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宗教渗透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举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受宗教的制约。从社会调查得知，从撒拉族嫁出去的人绝无仅有，而娶进来的却屡见不鲜。韩姓是撒拉族的根子姓，而沈、马诸姓被认为属于“外姓五族”。可见，在撒拉族发展繁衍的过程中，宗教曾起某些积极作用。也不妨这样说，如果不具有单独的语言（这是主要的）和独具一格的宗教信仰，以人数不多的一个民族，迁居在周围是藏族、回族、汉族而又地区不大的环境中，能发展成一个民族，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 教派与教派斗争

撒拉族有朶最制以及相应的“三长制”和三级寺院组织，有数量众多的清真寺和住寺人员据《循化志》载，乾隆时有清真寺73座，住寺人员三百余人。到解放前，增至五百余人，而人口约五千户，宗教之网可谓密矣。教派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个朶最制的小王国里爆发。从甘宁青地区来说，河州（甘肃临夏）曾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和大本营，而循化撒拉八工则是教派斗争的中心发源地。兹简述三次教派斗争情况。

甲、前开和后开的斗争

清朝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个人财富的增加和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加剧，河州、狄道一带产生了“门宦制度”。从此以后，教派斗争便接二连三地河湟地区发生，而每一次斗争都是从循化开始的。

剑花寺门宦的河州人马来迟，于乾隆十二年（1747）到循化一带传教。原先伊斯兰教是“后开”（先礼拜后开斋），马来迟主张“前开”（先开斋后礼拜），“顾其异者，节目之不同也”（《循化志》卷八），而在对待当时社会矛盾问题方面，都站在具有世袭特权的土司和门宦制度一边。但因前开适合群众生活需要，颇受欢迎。且因马来迟朝过天房，在麦加得到当地各道堂的推崇，被选为中国的掌教，赠给一印，文为“将一些人叫在主的独一无二之下，是中国的马来迟”，故颇负盛名，朶最韩哈济也“师而事之”。（《循化志》卷八）而主张“后开”的马应焕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便于乾隆十三年（1748）赴省（兰州）控告马来迟。经甘肃巡抚黄廷

桂将马应焕依诬告反坐问罪拟充军，并责令各遵祖教，前开派得胜。马来迟及其子马国宝遂在撒拉各工（相当于乡）站住脚跟，往来传教。这是撒拉族历史上也是青海历史上第一次伊斯兰教内部的纷争。这一次教争，以和平方式而结束。

乙、老教和新教的斗争

马来迟的花寺门宦被称作老教或旧教，而新教系指马明心所传哲赫忍耶门宦。

安定县关川镇人马明心朝天房回来后，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到循化传教。由于他所传之教仪式简单（做一个呼都拜，旧教做两个），收费较低（收忏钱五十六文，旧教收布匹羊只），同时反对门宦传子，主张传贤，入教者还可得到周济，颇受倍受压迫剥削的下层群众所欢迎。据《循化志》载：“新教之异，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午手，其死而葬之也以足踏坟，视其升天入地之别，大略不过如此”。此外，老教念“冥沙经”，低声吟诵，也称“低念派”。新教念“卯路提经”，高声赞诵，也称“高赞派”。因为后者和前者所反映的物质利益和受到支持的社会势力有所不同，所以“河、狄各门宦以其与老教有不同处，逐诋之曰新教”。（《甘宁青史略》卷十八）马明心还“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所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也，不宜胶柱鼓瑟……”。（同上）

各个阶级都极力利用适合于自己利益的宗教，土司、朶最扶植老教，而在土司、朶最和封建官府统治下的撒拉族群众，找到了新教这个“出气孔”，自然趋之若鹜，新教在下层群众中得到迅速传播。不数年间，撒拉十二工中已有九工有了新教。面对这种挑战，老教头人当然不肯拱手让人，于是便发生一次又一次斗争。经过乾

隆二十七年、三十四年、三十八年几次斗争，并经官评断，官府袒护老教。以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导致杀官起义，此即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这次教争和反清斗争失败后，无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给撒拉族带来严重后果。二千多新教群众战死在兰州城外，其家属男妇幼孩被生擒七百余，其中成年男子被杀，如女送伊犁给兵丁为奴，男孩遣云南监毙。新教976户“剿尽无余”，只剩下老教2648户。新教群众的土地财产被土司和老教分子所瓜分。由于人口顿减了28%以上，撒拉十二工并为八工。马明心及新教其他领袖被杀害，马明心家属充军云南，故以后该教派流徙云南。（以上见《循化志》卷八及《清实录》）对这些重大问题应怎样看呢？

首先，教派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信仰老教或新教的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宗教信仰不同的问题。但它们两者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有所不同，而“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其所以爆发成对抗的斗争形式，以至新教提出“杀老教、灭土司”（《循化志》卷八）的口号，则是民族内部社会矛盾表现出的特定形式，“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斗争”。（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从新教群众的斗争口号、斗争矛头（攻河州、围兰州、杀官吏、抗清军）、参加的群众（后有汉族、东乡族参加）、清庭的镇压等方面看，它完全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封建暴政的农民起义。

其次撒拉族历史上为什么在这时候（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生这样斗争，而周围的回族等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斗争呢？不能不考虑到在世袭土司和世袭尕最这些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贵族统治下的社

会情况，其压迫剥削是很沉重的。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什么马来迟舍河州而到循化传教并且根深蒂固呢？因为有“朶最师而事之”的后盾。而马明心也看到了撒拉族群众对老教的潜在不满，急需寻求减轻所受剥削的手段，故新教得以迅速传播。

其三、旧式的农民起义，总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这次起义，斗争非常英勇，牺牲得也很壮烈。马明心在兰州城头表现了殉教的精神。新教群众见到马明心在城头出现时，“跪呼经主”，表现了宗教徒的虔诚和狂热。新教曾经起到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但是利用宗教以求达到政治目的，正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在宗教指导下，可以使被压迫的群众迅速聚集在一个斗争目标下，但是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对于应该团结谁打击谁，宗教是不可能给予科学的回答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起义，碰到宗教神学而不能不垮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哲赫忍耶也成为传子的门宦，它与老教没有什么区别了。从这一点看，不能不是撒拉族历史上新教群众所不曾意料到的悲剧。

丙、光绪时的又一次新老教斗争

伴随着时代发展，到了咸丰、同治时候，原先的老教（花寺）和新教（哲赫忍耶）已经合流了。其表现：（一）都成为传子的门宦。花寺门宦由马来迟及其子马国宝的子孙世袭，哲赫忍耶门宦传了三代以后由金积堡的马达三的子孙世袭。（二）都对穆斯林搞封建特权和剥削，都维护世袭封建特权。（三）在同治时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烽火年代中，互相支援，协同作战，不分畛域。到了光绪时，群众把它们都称作“老教”，不论“冥沙经”或“卯路提经”，都认为是老教念的。

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宗教虔诚气

氛笼罩下的撒拉族中，地主阶级中各派要想争夺权益，笼络群众，扩大山头，除了搞新的教派以外，别无所施。而苦难深重的群众，只要有能给予希望的不同于习见已久的教派，就会引起热烈的向往和支持。相反的，不论从宗教职业者或普通群众说，那时如果去宣传和支助一种不带宗教外衣的唯物主义战斗理论，肯定会被攻击为“哈尔比”而无法存在下去。所以，当社会矛盾进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新的教派出现。光绪时，街子的韩木洒阿訇从新疆带进来“戛的林耶”门宦，它并不新，但它却有别于以前的教派，如念“大求吉”、“小求吉”；念经时“摇朵罗，敞开头巾，讽经跳午。勒令年轻回民留鬓角之发，耳旁之须，禁妇女缠足”等，（见光绪十七年西宁府批文）因而被称作新教。

上述老教和新教各成为撒拉族中不同派别的封建头人手中的工具。经光绪十九年、二十年的两派斗争，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酿成武装反清斗争，史称“乙未之变”或“河湟事件”，烽火遍河湟各厅州县，人民群众投入到又一次流血斗争中。斗争结局，又一次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

尔后，马家军阀统治时，新兴教崛起，1925年发生了“街子教争血案”，撒拉族群众再一次为了教争付出了鲜血。

人民的鲜血没有白流。乙未之变后，撒拉族的土司制和朶最制终于被废止了。乾隆时提出的“灭土司”的口号，过了一百一十年方才实现了。而封建王朝和封建军阀而今又安在哉？

纵观十八世纪以后的历史，几次武装反清斗争，都是从撒拉族首先发难，《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说：“甘肃数百年乱事，皆始于循化……”，其故何在呢？初步认为原因有二：

（1）循化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压迫重，生

活苦。有封建官府和本民族具有世袭身分的土司、朶最几座封建大山，封建统治有其特殊性，故斗争也有其特殊性。

(2)撒拉族宗教信仰较浓。其所以如此，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故社会斗争往往在宗教旗帜下进行。河湟一带穆斯林居住较集中，社会经济早已形成一个整体，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大体一致，所以多次斗争“肇始于循化，扩及于河湟”，戛然而起，各地呼应。并非撒拉人天生的轻生好斗，其势使之然也。宗教带来过某种希望和安慰，它也带来过许多苦难。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不可能解除撒拉族的现世悲苦。

(三)撒拉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伊斯兰教

循化撒拉八工的面积，方圆不过数十华里，地狭人少，资源不全，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经济区域。循化与河、狄和西宁等地早已在经济上融为一体。但在民族聚居上和宗教上，似乎又象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在漫长的历史上，撒拉人由少而多，战天斗地，独立发展，不能不赞美其坚苦卓绝的民族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但又不能不看到，撒拉族的社会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接受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较之其他民族处于后进状态。宗教总是同科学不相容的，每一科学技术的发明或被采用，都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伊斯兰教把人们分作两类，“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敌视的状态”。（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这种“哈尔比”论，除在阶级斗争中孤立自己以外，在生产斗争中还会阻碍先进技术的交流和采用，对本民族中产生的新技术又会进行压制。回顾一下撒

拉族历史上很少有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其他技术工作，宗教的束缚未尝不起相当的消极作用。再如，土族历史上读汉文书籍和藏文书籍的人才辈出，而撒拉族历史上则相形见绌。

伊斯兰教垄断了文化教育。寺院教育是为宗教传播服务的，只有阿訇、满拉才享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权利，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除了宗教经典外，所知不多。而群众正当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受到宗教干预，以致撒拉族除口头传诵的民间文学外，歌午、造型艺术均不够发达，小说、戏剧则未产生。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显出它对它所反映的经济基础的桎梏作用。

× × ×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9月，撒拉族得到了彻底解放，结束了漫漫黑暗历史，步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总结过去历史，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在宗教问题上应怎么办呢？我想至少应解决下述两点认识问题。

第一、我们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宗教产生和赖以存在的根源的阶级压迫已经消灭了，宗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业已铲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保护的。信什么教和信那个教派，都有自由。但应切记历史的教训，防止有人挑起教派斗争，因为教派斗争只能给群众带来不幸。

第二、宗教产生的一个根源是贫穷和愚昧，根源不挖掉，宗教是不会归于消灭的。正因为这样，应该把消灭贫穷和愚昧的工作极端重视起来，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也不能干预文化教育。历史上那种政教合一现象永远不能复活。个人宗教信仰只能自由，不能强迫，但是同时应当用科学的知识教育人民，帮助他们逐渐地信仰科学。